

中·国·经·典·小·说·系·列

施公案

[清] 佚名/编

中

施公案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(中国经典小说系列)

施公案(中)

(清)佚名编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时代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

第一百二十七回

老佛爷降旨封官 施总漕择吉赴任

话说康熙佛爷龙颜大怒，传旨把王子送在高墙问罪。王子摘下帽子连连叩头。吓得合朝文武互相观望，不敢进言。且说施大人在一旁暗想道：“我如今引见黄天霸、关小西等，所为教他等升官受职，方显施某不负勤劳。谁知达木苏王心中不服，又要与天霸较量武艺。谁想王子又不能取胜，皇爷心中动怒，归罪于王子。这要叫王子为天霸受罪，一来黄天霸不能升官，二来我施某的名头儿不美。不如我在驾前奏明，将王爷免罪。再请皇爷加封天霸，岂不一举两得。”施公想罢，往前跪爬了半步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奴才有短章启奏吾皇圣驾。”佛爷说：“爱卿有本，对朕奏来。”贤臣说：“圣主要为天霸归罪王爷，天霸罪该万死。不唯天霸负罪，连我奴才也该归罪。望乞皇爷千万开恩！放了王爷，赦免其罪。既然怜惜天霸，要不赦免王子之罪，黄天霸怎能身受皇恩？”言罢叩头，口呼万岁。满朝文武心中大喜，个个点头，不表。

且说皇爷宝座上闻奏点头，叫声：“仓厂总督施仕纶，保本赦免王子，依卿所奏。”贤臣闻听准奏，叩头谢恩。又闻皇上降旨，叫：“王子听朕谕旨：国法无私，本当归罪，朕看亲王面上赦了你罪，罚你半年俸禄，赔补黄天霸衣衿，寡人一概不究。”老佛爷这道圣旨下，达木苏王焉敢不遵？敬礼叩头，口说：“谢主宽容之恩。”谢毕平身，立刻出了安乐亭，将半年俸禄令人取来，交还内侍，启奏万岁，不表。

单说当今皇上在宝座上往下观看，见黄天霸跪在亭下，身上的衣服撕去半边，令人难看。皇爷点头暗暗夸将：“好小厮，巴图鲁哞扎耶！”望下叫道：“黄天霸，朕见你武艺精通，本领不弱。与王子较量，他将你衣服撕破。朕罚他半年俸禄，料想够了你那衣裳的本了。并非我朕偏袒于你，寡人爱你武艺高强，少时朕加封于你。第一要野性收起，不比江湖中任意胡行。第二食朕之禄，须当报效尽忠，莫负雨露之恩。”嘱咐天霸已毕，天霸叩头谢恩。佛爷又望着忠良叫声：“施不全，你保荐黄天霸等，可见你是一派忠烈，理当按功加封。还有余者之人，总算下役，不比天霸、关太二人功劳，由你委派用职。朕封你总漕粮务，巡查河路，查访那赃官污吏。钦赐赤金龙牌一道，上写‘如朕亲临’四字，不论督抚提镇一概钦遵。倘有不遵，许你参奏。赏俸一年，赏假三个月，择吉起身，不必面君请训。”贤臣敬礼，叩头谢恩。

只说宝座上佛爷降旨，叫天霸、关太听封。老佛爷喜爱忠良好汉，龙心大悦，加升施公总漕巡按，外查河路一带府州县道，惩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。王、郭等下役几个人，凭施老爷委用何官。贤臣谢恩站起。老佛爷传旨，叫道：“黄天霸、关小西再听朕加封：黄天霸为漕运副将，关太为漕运参将。一同总漕办事，听仕纶调用，与国效力，

有功再行升赏。”二人谢恩站起。皇爷封官已毕，龙袍一挥。文武散出园来。施公与合朝文武拉手道喜，俱各不表。

贤臣与天霸、小西等众人上马，回到私宅，与合家大小见过了礼。同僚亲友贺喜，不表。三个月假满，打点起身。老爷将王殿臣、郭起风二人暂行委漕运守备，扮作施公坐轿先行，到天津驿等候。老爷进内辞别父母、兄嫂、妻子，带领天霸等，俱是买卖人打扮。下人服侍贤臣。等众人上马，小西、天霸俱各上马，穿过街巷，出了齐化门，要从通州奔天津而行。正走之间，贤臣猛然想起一件事情，眼望计全开言说道：“你快快回去地施孝叫来，我在八里桥打尖等候。”计全答应，拔马回走，去叫施孝，不表。且说贤臣与天霸等，复又催马，行不多时，早到八里桥。路旁有座饭铺，三人一齐下马。铺中跑出两个小伙计来，把马拉去。主仆三人迈步进铺，刚要坐下，好汉回头一看，瞧见一个人，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八回 施总漕八里桥打尖 何路通十字街比武

话说施公主仆三人进铺饮茶。天霸伸手拿壶斟了一盅，递与贤臣，然后才是小西与自己各斟一盅。忠良手内拿茶盅，口内讲话：“二位，你们看这铺中好茂盛的买卖，满桌上尽是要酒要菜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此处离京三十多里，正是打尖的地方。”好汉的言犹未尽，只听对面座儿上，有一人大喝：“过卖的！太瞧不起人咧！太爷进铺坐了这一会子，也不来问问，是要什么东西，难道吃了不给钱吗？”跑堂口中说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连忙地往那边走去。

天霸这边留神观看，那个人却是怎生的打扮，但见他：身上穿黄色小袄，一条搭包系在腰间，下穿紫花布的鸡腿裤子，绑在磕膝盖中，鱼鳞靴子足下紧登；又见外有一顶草帽放在行李上面，小小褥套捆着链绳，旁边掖着双拐，拐头上明晃晃的露着枪尖，还有个钩儿带在枪上，这样兵器甚是眼生。细看他年纪不过四旬开外，身材不高，约有四尺有零；鹰鼻相配微须，两扇薄片嘴，眼大眉浓。天霸看够多时，不是客商买卖，不是庄农人家，又不象江湖绿林。看样也不过黑夜挖窟窿作些营生而已。听他言语很象外路声音。且说堂倌听见呼唤来道：“要什么东西，请爷快快说明。这铺中伙计短少，说完了我还照应别的主儿来呢。”那人听见这些话心中不悦，带怒开言说：“你这么忙，你就替我要了饭吧。”堂倌说：“我的爷，我知道你老人家吃什么东西？”那人说：“我知道你铺子里可卖什么东西？”堂倌说：“你老人家要上个饴渣豆腐，烙上两张饼，盛两碗饭，作一个常行汤，就很够吃咧！”那人说：“这是好主意呀！我问你那盆内的鱼，案上的肉，都不是卖的吗？”堂倌说：“爷，这么着省些钱。难道我们卖饭还怕大肚汉不成吗？你老人家要吃鱼呢，是糟鱼，是酥鱼，锅烧鲇鱼，溜鱼儿，烩甲鱼，烩白鱼？要吃肉呢，烧紫姜盐煎肉，排骨，丸子，炸肉骨碌儿？”那人说：“不过这几样儿？这还没有我们南边小豆腐铺子菜多呢。听我告诉于你，买卖人和气为本。那个吃了不给钱？别论衣服品貌，另欺负外乡人。在下教导于你，往后不可如此。我今日就是依你生意，给我个常行饴渣，两张家常饼，两碗合汁面汤，还要宽大碗盛着，越多越好。吃完了好登程。”堂倌闻听照样传下去，这才照应别人。

这边的施公、天霸、小西用茶已毕，放下茶盅。贤臣叫道：“堂倌！”堂倌答应，走至面前带笑开言说：“大爷要什么？”贤臣说：“我们三人要用饭。四两酒，给配四样菜，饼饭一齐来。”堂倌答应，先把碗筷、酒杯、菜拿来，然后酒饭一齐端来，放在桌上。天霸拿壶先给大人斟上了一杯，放在面前，然后与关小西和自己斟上。施公说：“二位伙计，你我还要走路，咱们就是这四两酒哇。我就是这一盅，你们俩把那一壶喝完，吃点

东西好走路。”二人齐声答应：“很是很是。”正然说话，只听铛响，大人望着跑堂的开言说：“伙计你来，如有现成的饼拿一张来我吃。”过卖答应：“有哇。”说着走至柜内拿了两张饼，放在两个碟子里头，给贤臣放下一张，那一张才拿到那人桌上放下。那人一见，带怒开言说：“我要了两张饼呢！”堂信说：“爷爷先吃着这一张，赶吃不完，就得了那一张与你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要了两张，你们刚才要真忘烙了一张，我倒没的说。分明烙得了两张，你们为什么卖与别人？别人给钱，难道我是白吃吗？我也给钱。此处离京不远，难道就不讲理了，也没个先来后到吗？任凭是谁，自己既要吃饼，就该自己要。为什么人家要的，他吃现成的呢？我想这个吃现成的人，就睁着不开眼。”看官，这人因为腹中饥饿，才进铺内打尖，偏偏的跑堂的瞧不起他，他就一肚子气，有心要往跑堂生气，心中想着他又不值，满肚内成心要斗气。他见施公把他要的饼留下了一张，他又见老爷那种相貌儿，很无人样，他心中就有好些不悦。方才说的这些话，何尝不是冲跑堂的说呢？正是冲着这边桌上说呢！忠良本是一位文官，又是人臣极品，自尊自贵，宽宏大量，还恕得过去。像黄天霸、关小西他二人如何忍耐？听见那人说些闲活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互相观望，窃窥大人之意，但见施公总不动气，只管自己吃饭，二人只得权且忍耐。

猛见那人眼望堂信，复又开言说：“你这是怎么样呢？”堂信回说：“少不得给爷另烙张饼。我本来错了，望爷爷宽容，不然另要点别的吃。在下情愿候了爷吃。”那人他更动了怒咧！站起身来，用手一指说：“你满口胡言。太爷有钱才进铺吃饭，什么要你候？打量太爷无钱。”说着话，将银拿出：“这银子全给烙饼。”将银往桌上一摔，说：“可恨堂信瞧不起。给我烙出来，摆开凉着；零碎吃点心。”那人越说越气，往堂信脸上打了一巴掌，口鼻鲜血直流，只听吧的一声，堂信咕咚倒在地下。掌柜的过来满脸赔笑说：“我的伙计错了，望爷担待一二。爷照顾我一文钱，你就是我的财神爷来了。”说着，弯腰打了一躬。那人一见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家伙计我倒不恼，我只恼那个吃现成的。既知道吃饼，不会要吗？算是学吃学穿。”施公闻听此话，眼望小西、天霸说：“二位伙计，你们听听，那边那人分明是说你我呢！”天霸要去问他云，施公未曾答言。小西先就立起身来，眼望那人说道：“你休要胡言乱语，此乃天子脚下，要讲豪横不成？管教你吃苦，不服就咱俩试试，打完了，给你个地方。”那人闻听，说道：“来来来！咱俩出铺去较量较量。”说罢一齐跳出铺去，就动开了手咧！

看官，那人也是江湖中一条好汉，他却不在绿林里，前已表过，也不掇门挖洞，也不偷猎盗狗，却在水中凿船。皆因此条河路门，常时有船行走，他探得有什么上任的大官在某处上船，他好在后跟随，得便下手。因打尖过卖瞧不起他，他是一肚子没好气。这些闲话暂且不表。且说天霸又站在铺门口高阜之处观看，但见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，竟不见输赢。豪杰心中暗想说：“这个人使的拳脚全是我家的门路，那是打那里来的？从未见过这么一个人。”好汉惦记着老爷，复又进铺看了看旁边的人，俱各出铺瞧热闹去了。忠良见好汉来至跟前，低言问说：“小西胜败如何？”天霸说：“大人只管用饭。小西若是不能取胜，大略也不能吃亏。”贤臣说：“你还出去瞧瞧，要不然，

给他们和解了吧。”天霸说：“大人只管放心，那人一进铺子的时节，我瞧着他就有些眼岔，皆因他长了个贼样式。就是小西不能取胜，我还要并力擒拿，要问他的姓什名谁，家乡住处？”贤臣点头。天霸转身出去，来到饭铺门口，留神观看。但见二人在十字街前，还是争斗。此乃是通衢大道，登时聚了人山人海，如上庙一般，拥挤得铺门风雨不透。掌柜的说：“合该今朝倒运，这买卖还怎么作？我开的这个小小门面也实在不是容易的事，穿衣吃饭都要靠着它哩！这样闹哄哄的下去可处生得了啊？众位爷们劝劝，只当行好。”来瞧的人们，个个相视，不敢上前。且不言铺门口争斗之事，再说计全奉大人之命，回京叫施孝去，登时进了齐化门，来到施候爷府门前下马，望着门上之人说了一遍。门公闻听，入内回禀了太老爷。这太老爷叫施孝说：“你二老爷叫你有事，就同来人前去。”施孝答应，连忙备马，二人门外扳鞍，登时出了朝阳门，顺着大路径扑八里桥而来。不知计全怎么认识那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九回 计神眼巧逢故友 鱼鹰子扶保贤臣

话说计全同施孝来至八里桥铺门口外，但见人山人海，如上庙的一般，见天霸也在高处立着观看，叫声：“老兄弟，这是为什么？”黄天霸说：“你先见了大人，回头再说吧。”计全同施孝进铺门走至上房，见了请安行礼毕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关太那去了？”贤臣说：“关太在铺门口与人争斗了半天咧，不分胜败。你也看一看去。”计全翻身出上房，走到铺门口外，见围着一遭人。用手分开众人挤将进去，留神一看，连忙说道：“关爷别动手，是自己一家人，怎么打起来了？”小西住手。那人回头一看，认得计全，连忙紧走几步，说：“多年没见了，如今现在在那里？作什么勾当？”计全说：“说起来话长，且到铺中，有话再讲。”说罢，又望瞧看的人众讲话说：“列位散了吧，一家人拌嘴，也没什么瞧头。若不散，我就说别的了。”众人闻听，除了本铺中吃饭打尖的，余者下剩的俱各散去。

黄天霸也来到眼前。计全用手指着天霸，望那人讲话说：“老弟，你怎么不认得这位黄爷呢？”那人说：“小弟总在南边，当时到了此处，又搭着小弟眼拙，竟有些难认了。”计全说：“拿耳朵来，我告诉你。”那人附耳到计全的嘴边。计全说：“他是你师傅的儿子，名叫黄天霸，四霸天中的第一霸。十五岁出马为绿林，后来改邪归正。现跟着总漕施大人，新近引见万岁，封他巡漕副将。只因大人私访，改扮作经商客官行景。我在后边有点公干，这才来到。方才与你争斗的姓关名太，别字小西，也是跟随总漕大人，官封巡漕参将。劣兄先在直隶一带，后也洗手归了正咧！因在郑州遇见天霸，多承他引见，跟随大人进京。如今又往淮关去，催趲粮船，沿路访拿赃官污吏、霸道强梁，不知老弟因何来到这里，如今意欲何往？”那人低声说：“我在南边专走水路。所作之事，难道老哥不知道吗？去年冬天有点积蓄，尽都输净。这如今河路开通，来到这边想作些营生。因打尖，就斗起闲气来了。谁知又遇恩师之子？要不是老哥说破，一家不认得一家咧！”那人拉住天霸亲热了亲热。计全说：“黄老弟，不认得这位吗？此处人多也不必细讲，等你见过了大人，路上再讲吧。”二人齐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计全叫小西也与那人拉了拉手儿和解了，这才一同进铺。计全先到施公身旁，附耳说了句话。忠良心里这才明白了，点头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先不用见我。你同他与施孝大家用饭。”计全答应，那人与施孝回到那张桌上，一齐坐下。饭铺里掌柜的上前开言说：“大太爷，你的银子、行李，全都交代明白。其错全是我们伙计错。那个嘴巴算是他白挨了，但愿你们爷们无事也就罢了。”说罢，拱手而去。但说众人两桌上，俱各将饭用完，算明饭帐。贤臣把施孝叫到跟前附耳说：“你把你骑来的马留下。你雇一个牲口赶到前

途，告诉施安等：叫他们路途之中别延误，准在天津等候本院。快去吧！”施孝答应，雇驴前去，不表。

且说天霸打开行李，拿出衣服来给那人更换衣服已毕，然后请贤臣出铺，服侍贤臣上马，又将行李搭在马上，叫那人骑上。大家也都扳鞍上马。计全紧靠施公的坐骑，关小西在马上拉着馱子，离了八里桥径往东奔。贤臣在前，众人围随在后。计全马上躬背，低声口尊：“大人，那个人家住江南常州宜兴县，跟随黄三太学习武艺。因为绿林之中人多，故此在水路单身独立，自作营运。提起来此人本领不小，手使双拐，拐上带着枪钩，无人敢挡，水内能睁眼看人。如有仕官行台、买卖客商一切船只，专使枪拐凿漏船底，劫夺金银。在水内能住三日三夜，饿了活吞生鱼，因此外号叫作鱼鹰子，本名叫何路通。就是旱路上，拐枪钩也能抵挡四五十人。大人今往淮关，常住水路之中，难保无事。若依小的愚见，不如收他一同前去。”施公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就依你的主意，何不与他当面讲明此事？”计全点头答应，带笑连忙勒马，让过施公去，扭项望着何路通，带笑开言道：“劣兄有句心腹话告诉贤弟：为人须习正道，世上百艺俱能养人。想你我幼年之间，不务正业，打劫为生，空混了半生，年纪都不小了。须当想个养老的主意，才能保得住，收个结果。你瞧那一个挣下房屋地土咧？一辈子不落人手，这就算头等的光棍。谁能像黄三爷硬劫当今圣驾，功成名就，洗手不干咧！又养了个好儿子，十五岁上就出去露面，四霸天中数第一，江湖尽晓。难为他去邪归正，挣了个副将前程，年才二十余岁，又搭着他那一身武艺，又有施老爷提拔，何愁不高升？我如今跟着他吃碗闲饭，冻不着，饿不着，我就算知足。象贤弟，依我的拙见，何不跟着大人南巡？路上但能立一两件功劳，大人回京时见驾面圣，只要当今圣主一喜，你的功名有份，强似一生落个贼名。不是愚兄小看老弟，你未必能到金镖黄三太、红旗李八太爷那等分上。把这个事你得看破，难道你就不是江湖中人吗？但只一件，如今的时事，又与我年轻的时候光景改变了好些个。怎么说呢？你我也老了，王法也紧了，这时候想不出个收场结果来，也就难为了一世男子。我说这个话是与不是，老弟自己酌量而行。”那人闻听计全之话，回道：“老哥不忘旧日交情，才领小弟正道上行。多承老哥指教，小弟情愿跟随大人南巡，烦老哥回复大人去吧。你说我不为保举升官，但愿饱食暖衣，到老善终就足了意咧。”计全答应，前来回禀大人，就把那人情愿跟随的话，回了一遍。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，一同催马东行。

忽听行路之人说道：“明日里江寺庙热闹非常，各处之人烧香，贤愚不等。你我进香是善士，内中就是趁势作恶的。”贤臣马上闻此话，腹内说：“久闻此庙热闹，招聚凶徒匪类。再者，又有船只来往，是五方杂地，其中必有凶徒恶棍，倾害庄村黎民。何不去暗访？”忠良想罢，开言说：“众位伙计，你我去到里江寺附近左右，寻找个房子住一夜，明早进香还愿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回 贤臣私访里江寺 主仆偶住杏花村

话说主仆催马前行，直奔里江寺走。走不多时，忽见前面人马车辆往来，行人不断，独有一人在路口站着不动。是什么缘故呢？前已表过，贤臣先教小西前去在里江寺附近庄村找房，将房找妥，在三岔路口等候。每逢这里江寺开庙的时节，各处的人俱来进香还愿。这座圣母庙叫作护国佑民宁河保运观，有船来往，再无不来进香的。人烟凑集，甚是热闹，房屋店口不好找，可巧离庙不远，有座小乡村，名叫杏花村，属通州管。此处有个埋名的财主，姓刘名好善，为人老实忠厚。他家的房屋最多，见里江寺开庙进香的人不少，他就想了个生财之道，腾出些闲房来开店。关小西找到此处，见房屋干净，与他的家童说明，将上房留下了。小西将马拴好，到三岔路前来等贤臣。不多时忠良与天霸、计全、何路通俱各来到。贤臣看见小西，开言便道：“你找的房子如何？”小西说：“有了。”说罢回身退步，当先引路，登时来到村中。施公在马上举目观看，但见村中夏木荫荫。来到杏花村仔细看瞧，青堂瓦舍，门楣焕然可观。门前四棵龙爪槐，用架往上托着，树旁黑漆大门。贤臣在马上满面堆欣，说道：“此处最好。”小西拉缰接过鞭来，服侍贤臣下马。众人俱各都下马，派店中搬运行囊，不表。

且说贤臣进店，来到上房举目留神，但见芦苇扎棚，正面高悬一匾，上写“致中和”三字；匾下挂着一轴画，原是韩文公走雪图。左右相配一副对联，一边是：“一窗佳景王维画”；下边是：“四座青山杜甫诗。”字画下放着条案。炉瓶三式，放在中间。案边放着四张圈椅，堂中是铺炉子火炕，炕上铺着白毡。客房两间，暗着一间。里间屋一张红桌放着胆瓶、帽架。旁边也有两把椅子，蓝布椅垫。靠着南窗一铺大炕，炕上也有一条大毡。老爷看罢，椅子上坐定。天霸高声叫道：“来个人！”但见有年幼的人走进房中，他本是刘家的安童，生来伶俐，连忙带笑说：“若要茶登时就开，洗脸水也温上了。”天霸说：“你把我们的马，叫人拉出去遛遛。天也不早了，即刻收拾饭来，不论什么，只要爽利现成，休得迟误，快去！”店小二答应，连忙走去。不多时先将茶、洗脸水送来。贤臣与众人净面吃茶。不多时天色已晚，秉上灯烛。店小二进房说：“众位太爷，是一席吃，还是各自用？”贤臣说：“我们是一席用。”又说：“先烫半斤酒来。”店小二答应前去。

贤臣居中，四人陪坐，分为左右。店小二将盅、筷、小菜端来放在桌上，又将蜡烛拿过来放在桌上，这才端酒端菜。天霸把壶斟酒，先给贤臣一盅，又将二盅与何路通斟上，口尊：“兄长，担待我小弟愚蒙，当面不识，多有得罪。”何路通连忙说：“不敢不敢，这算贤弟多心，愚兄也跟随大人，更算一家人了。”贤臣点头。天霸又斟三四盅与

计全、小西，然后自己斟上一盅。大家把杯饮酒。店小二端上菜来，放在桌上，恰好俱都爽口。鱼鹰子又斟三四盅酒，奉敬贤臣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八里桥饭铺之中，多惊钦差爷驾，望乞宽容。”忠良接杯，带笑开言：“四位壮士听我告诉，这一去淮关上任催漕，大家须当努力齐心，帮助施某办理事情。差满回京，本院面圣启奏当今，有功之人一定加封。但能身沾恩宠，封妻荫子，强似身在绿林。”四人一齐点头，说道：“老爷大恩，如同再造。”说罢复又斟酒。大家齐饮，叫店小二添汤添饭。大家饮毕吃饭。用完饭，店小二撤去家伙，擦抹桌案献茶。贤臣擎茶杯开言说道：“此事蹊跷，心中纳闷：明白是处娘娘开庙门，可别的进香人，为什么不住此处？难道有人走漏风声，知道施某是钦差按察，故此不来此处住店？”天霸说：“此处大略无人知晓。离此不远有大店，差不多的都住在那里。”好汉言犹未尽，只听店外喊叫，有人口中直骂：“店小二狗娘养的！太爷们来到，你不伺候，看起来用豺狼摘爪，吃了你的心！”天霸闻听，心中纳闷：必是来了一伙绿林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施贤臣假扮香客 众绿林群争店房

第一百三十一回

话说施公与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讲话，忽听厅外面有人大骂说：“店小二你这狗娘养的！明知太爷们来到，何不早去接驾。”说着要动手来打。店小二急忙跪下说：“太爷息怒，小人叫那上房人躲避就是。”那人说：“快去快去，你叫那香客即时让过上房，否则杀将过去，性命不保。”小二连声答应，抱头鼠窜地去了；不进上房，竟自咕冬跑进内宅客堂，见了主人哽咽不止，放声大哭，正不知所为何事。且说店家主人姓刘名望山，祖居此地，幼读诗书，稍知礼义；娶妻李氏亦能持家。当时见了小二慌张而来，恸哭不止，大家吃惊，连声问道：“是谁难为与你？所因何事，如此悲恸？细细说来，我有主意。”小二见问，拭泪开言说道：“今有五位香客，俱有马匹，让在上房居住，岂不是一件好买卖？却不想去年那伙恶霸，今天晚方才进店。被他一顿吆喝，骂个不了，硬要上房。我以好言答应说：上房早有香客住下。他立时抓住，拳打脚踢，闹个不了，依旧不饶，立时要叫香客让他上房。小人不才，请主人去作主。”刘望山听这一段言词，倒觉作难。且按刘望山之为人，纵有大难之事，彼自处之不甚难；其为人也惯于应酬，巧于机变，奔走趋承，随高就低，因此有个绰号称刘祷告。此时同小二出了内宅不提。

且说施大人在上房中，虽然不知原委，却是件件听真，心中纳闷。天霸亦自沉吟不语，何路通、计全满心不悦。关小西忍耐不住，叫声：“众弟兄们都听见吗？天下那有这等无情无理之事？那有这等霸道行凶之人？我关某若不是保着总漕大人，定拿了他送到地方官处，锁押正法，亦不为太过。”言犹未尽，大人座上带笑开言说：“众位英雄不必如此。事情看冷暖，莫逞一朝之忿，方是远大之谋。”正议论间，忽见一人走进房门，见了大人打躬行礼。众人都带笑谦让。你道为何？一则康熙年间尚元顶戴之赐，二则大人与天霸诸人，俱是香客打扮。施大人是不知者不怪罪，故店主人一同平常香客称呼。当时行礼已毕，店主口尊：“列位爷台，小人有一事相商，不知肯容纳否？”施大人故做不知，说是：“有话请讲。”这刘祷告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当时见问，说道：“十方香客爷们，我有一事，甚难出口。值此万不得已，只得前来奉禀，准与不准，但求容申一言。外面来了几个豪气客官，甚是凶恶，不讲礼义。去年香火之间，就住在这店里，俱各骑跨大马，身佩弓箭，好似凶神一般，还是硬要上房。望求爷们开恩，让他一让，小民举家不敢忘恩。”说犹未了，那关小西早止不住，喊叫一声，说是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可气死我了！常言说理有短长，事有先后，天下那有这样不懂情理的人？你快快出去，叫他前来抢夺上房，我关某不怕他三头六臂，定要见个胜败输赢。”店主闻

听这般言词只是发愣，不敢作声，痴呆呆站立一旁。不言店主迟疑不决，再说何路通见此光景，开言说道：“店家，象你这等没主意的，如何办得了事？你再回去细细看他什么模样，问他姓什名谁，或者是久闯江湖，闻名震耳，我们就让他上房。他若定是无名小姓，凑胆子欺压平民的小辈，你叫他赶紧爬开，莫令老爷动怒，那时节玉石俱焚。快快出去问他。”

且说刘店主，人称祷告，到此时无所祈祷，无门控告，嘴甜也不济事，心苦也无所施。事到其间，只得强忍，思用反间之计，或者脑袋可保，也未可定。只得同小二来到厢房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太爷容禀一声。”那些人正等得着急，见了店主喊骂不绝，说：“狗娘养的！你有话快快说来。”刘望山口尊：“太爷不要动气。不是小民怠慢，只因那上房住的香客，更加来得凶猛，出言不逊。他叫我问问爷们姓名，如果是天下驰名的，便可相让；若是声名不重……小民就不敢说了。”只是磕头不语。那人越发着急，举起刀背打到肩上。店主好不疼痛，“嗒呀！”一声，他见刀举起，只得爬半步说：“小民说就是了。”那人喝道：“快快说来！”店主说：“那人言道：‘若是无名小姓的，休想要住上房，叫他早早溜了为上，若稍迟慢他便打出房来，碎尸万段，马匹全都留下。’这是上房之人说的，小民一句也不敢虚言。”那人听罢，说是：“你且起去，与你无干。你回去说：‘太爷们本是江湖客，提起名来天下皆闻。你叫他一步一拜磕上房来，便就无事；不然杀进上房，一刀一个，尽夺他们行囊财物，那时后悔也就迟了。’”

店主听罢，急转上房，一句加两句地诉说了一遍。施大人将始末根由思量，说：“此等必是绿林中人。众伙计们不必与他较量，即让了他上房，又有何妨，何须生此闲气？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”小西闻听大人一段言语，说：“我有一计可擒拿此辈，更无他虑。烦计大哥前去跟随店东认他一认，果是江湖有名之人，其中必有认得的，那时便好晋接礼，不失义气；倘若一位不识，必是无名小辈，土豪下流，那时再拿治罪，也不为迟。”施公闻言说：“此乃两全之计，就烦神眼一往如何？”计全带笑起身，随着店主往外行走不提。

且说店主刘祷告，此时心中一发疑惑，无所区处，想：“上房中这伙人的言语，也必不是好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好歹。亏得他们量宽，日后切不可想此外财。”正在胡思乱想，一抬头时早听得那个大骂说：“这王八羔子！一去又是不来。”正骂时，隐隐似有两人走进房来。店主旁边一闪。后面计全抬头举目，看不真切，猛听一人声音甚是耳熟，忽然想起说道：“那不是公然李五爷吗？”李昆闻言忙答道：“你是何人，知吾草字？店家再点些灯来。”乃时又点一灯。计全已到公然身旁，两下一看，李昆连忙问道：“老仁兄因何至此？这一向可好？今于此地相逢，真乃万幸。不知有何贵干，到了此地。”神眼见问，口呼：“贤弟，想咱们哥们自从任丘县内见面，多亏贤弟助咱拿住了一枝桃。成功之后，扶保大人进京。圣上一见大喜，加封施公升为总漕之任，黄天霸升为副将，小西随漕赴任，却是参将。今日假满出京，先派人天津理事。施大人扮作商人，暗暗访查事情，今晚寓此店内。却不想与贤弟相逢，真乃万幸。不知贤弟因何到此。”李公然带笑开言说：“愚弟此来，为别人事情。这天津每因粮船一到，必要争帮

打仗。愚弟应邀约情，意在助一阵，因此方来。既是施公与众好汉大驾到此，烦仁兄回禀，在下愿求一见，不知如何？”神眼闻听，连道：“好好，贤弟略候半刻，我回去一提，天霸必然出来迎接，就好拜见。”公然连称：“不敢，但求容我拜见，三生有幸。”

神眼回身转入上房，未及开言，天霸忙问道：“看看却是如何？”计全说：“你料量着是谁人？先猜上一猜。”天霸摇头不知。计全说：“莫要性急，我给你一闷字，看你聪明如何。说起那屋里，闹的却是个神。”天霸猛然省悟说：“莫不是神弹子李爷？”计全笑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天霸说：“既是公然，何不同来一见？”计全说：“他有此意，要求拜见大人，与贤弟们一会。因是许久不见，未敢造次，故遣计某前来回禀。”施公闻言说道：“李公然真异人也，自任丘县拿谢虎的时节，和朱光祖助我成功，飘然而去，真是一尘不染。今于此地邂逅相遇，亦为不幸。黄副将理当出去迎接，前来一会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天霸转身出来，说：“李公然李五爷在那望？”李昆闻言说：“那不是黄老弟兄吗？”你看两相趋承，一团话笑，真是同声相应，叙离别渴想之情。公然遂将同伙人一一指出，都与天霸叙礼已毕。二人即转身同进上房，参见大人，说：“言语上冒犯尊颜，伏望包涵为幸。”施公连忙说：“壮士请起，休得太谦。前者拿捉谢虎，多亏壮士助我成功，未当面谢，时刻不忘大德。今于此地相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”李昆复又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外面还有在下同类之人，共十九个，皆是久仰大人贤德，无由拜谒，不知肯容纳否？”施公开言说道：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既与壮士相交，必须也是豪杰，请来一见，便有何妨？”李公然闻言告退出门，招呼朋友一同进了上房，见了施公一齐跪倒，高叫：“大人在上，我等都不是好人，俱在绿林为响马。今晚得见钦差大人，真乃万幸。”大人说：“不必行礼，请坐。”众寇闻听，一齐起身，各按次序归座。天霸又叫鱼鹰子相见，各通姓名，叙了年庚，互相问好。店东在外听得这等称呼，不等吩咐，忙叫小二搭抹桌椅，设摆杯箸，立刻叫人备办酒席，明灯高烛，不亚如肉山酒海，设摆数桌。众人敬施公首座，然后挨次坐下。众人斟酒让菜，满屋的大说大笑，各吐衷情，尽倾肺腑。正在喧哗之间，猛听外面连连敲门。不知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二回 众绿林店内畅饮 施大人复遇宾朋

话说李五闻听外边敲门，站起口尊：“大人与众位俱各须动。来者又是江湖中朋友，侍我出去看看。”遂叫店小二提灯引路，走至大门。小二将门开放，李五观看，说：“那不是七侯贤弟吗？”白马李七看见公然，叫手下人一齐下马进店。小二将门关好。公然口呼贤弟说：“这个店中住着钦差施大人和飞镖黄天霸。劣兄方才会过大人，真是礼貌谦恭的封疆。贤弟须要拜见，不得轻慢。”李七开言说：“有理。你我虽在绿林中，最喜忠臣孝子。况有黄老兄弟，犹属令人可敬。”言罢转身往里就走，口呼：“黄老兄弟在那里？一向别离，未得相逢。李七今日亲来拜望。”天霸闻言，翻身向外迎接，手拉李七，说是：“久违仁兄尊颜，一向可好？今日天遣相逢，何等万幸！你叫众伙计前来一同参见大人，然后叙礼。”李七一声招呼，一字儿排开跪倒在地，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李七等叩头。”大人连忙站起身来，说是：“不敢不敢，本院有何德能敢劳壮士行此大礼？快些请起。黄副将请众位叙坐饮酒。”李七等起身，再与天霸、计全、小西等一一叙礼，各通姓名。依旧让了座位，重整杯盘，再添酒菜，欢呼畅饮。

施大人不知众人之来意，擎杯带笑，口呼：“壮士，施某有一言请教，众位之来意何如？”李昆闻言欠身应道：“老爷不得尽知，请听一言：因为粮船来到天津，各要争帮先交，皆不落后，故此各帮皆有约请的人，预备打仗。我被苏州帮约来，杭州清的白马李七，大约各帮都约下人来，只等五月十三日，在三岔口会战。句句实话，一字不敢蒙哄。”大人闻听，不知英雄们前来聚会，主何意思。天霸说：“列位请讲明白，即有不妥，大人也不怪。”七侯说：“杭州帮上约会我，苏州请了李公然，如若不来，便是失信于人。来时各站一帮，恐伤兄弟义气，因此约下杏花村相会中，再审区处之计。”施公闻言，连忙说道：“真义士也！从古豪杰不过如此。”李昆说道：“大人过誉。”施公说道：“某有一言，说来大家商量。到了日期，各执兵刃上船，只是虚张声势。我发文书，调拨人马兵将来助威，威镇河蛮，不须动手。那时出示晓谕各帮，那个不服，拿他治罪。平安之后，酌为定例，政平人和，永无争帮之患。众英雄代为审量可否？”众人听了，个个称能道善。李七复开言说：“还有一事，未禀大人得知。杭州帮内有位姓侯的，名叫花嘴。生得五短身材，使两根李公拐。闻说他是异人传授。苏州帮内有一北方人，身在绿林，手使一根亚靶枪，身高体大，外人多称他蒋门神。此两个人另宜防备。”大人未及开言，天霸一旁不悦，口称：“仁兄，休道他人武艺，灭却自己的威风。据我看来，不过狐鼠小辈。你们制住船蛮子，莫使混乱了战场；我与关小西专拿此二人。若有疏虞，从重治罪。”施公听罢，暗暗忖度道：“大事成矣！”口称：“众位助我平定此事，上报国

恩，下救庶民，俱有功德。须尽心力而为之。今日天气将晓，且请自便。”单表五月十三日，在三岔口会面。小二收拾了。施公叫不必算账，赏了一大锭银子。众寇各备能行，奔了大路。天霸吩咐店家勿得漏泄，恐有大祸。请大人上马，然后众人各跨能行，簇拥着大人前行。

计全此一路上笑语闲谈，不觉日色西沉。天霸说：“你们保护大人缓行。”霎时来到公馆门前，天霸与众人下了坐骑。门内挂着灯笼，看不真切，门上的不知是谁，见这个光景，只得站起身来，一齐迎下台阶。天霸说：“你等俱是什么人？”那些人闻问说道：“我等是本处官兵衙役，派了来伺候大人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，这是大人驾到，你等还不跪接，等到何时？”众人闻听一齐纳闷，心内想着：“前日大人就来了，说是身有贵恙，并不办事，也不会客。怎么今日又有大人来了？”令人测摩不出，只得跪下。只说：“天津的兵丁、差役跪接大人。”磕头站起来。就有人报将进去。顷刻间但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施安、施孝，一齐接出门，好不威严。内外人等眼见总漕大人突如其来，即从天降，各个传言，说是：“前日来的是假，这才是施大人驾到。”又说施公专好私访，前日不来，必是私访的事。人人害怕，人人担惊，只得坐轿乘马，都奔公馆门前来投手本，一齐禀见。

又有天津盐院德老爷前来拜望。这个老爷虽是钦差长芦盐院，兼管钞关事务，他却与施公在京就相好，原是镶黄旗的包衣满洲，在三山行走，后来升在天津的盐院，听说施公来到，即来探望。门上之人回禀了贤臣，将名帖呈上。老爷吩咐：“余者官员外面待茶，请盐院德老爷、天津镇总兵李老爷相见。”门上人将话传出，德老爷与总兵往里就走。贤臣往外迎接，二门以里见面，先与盐院拉手。带笑开言说：“早闻贤弟到此，兼管钞关税务，劣兄想来探望，因为奉旨赈济山东，未得其便；如今皇上点我总漕，昨晚方才到此。我正想要去拜贤弟，反劳贵步来看愚兄。”盐院连说不敢。施公说：“请坐。”说着，那边盐院归了客位，总兵次之，须臾茶毕。施公说：“我有一事不明，与贤弟请教：这各省的粮船来到关上，是怎么样地过去？”德老爷说：“若问粮船到关，如单帮的，立刻开关叫他过去；若是三帮五帮撞在关上，却又难了。若一开关，他就你抢我夺，榔头杠子，刀枪并举。去年那场就伤人不少，谁敢把他留下不成？只得任他们争斗，胜的在先，然后再开关。”施公听罢，眼望李公说道：“你管辖此处兵将，就该镇压地方，粮船争帮，为何不管？”李总兵见问躬身曲背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管辖马步兵丁，没有皇上文书，谁敢私动官兵？这粮船争帮一则，前后未有定例。都想先交，早行回程，谁肯落后？其中有这些难处，故历年淹留，未有定例。今年总漕贵驾到此，必有嘉谋，乞酌量万全之策、不易之规。”施公听罢，哼了几声答道：“本院自出京以来，沿途私访，已方知有苏州、杭州两帮，最为刁恶。杭州有个侯花嘴，苏州有个蒋顺，这两处船来还许要争。咱只治服一帮强蛮，余船亦必畏法，再示以明条，令其遵守，有何不可？”总兵闻言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说的是，下官不才，听凭大人驱使，无不从命。”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虽是闲谈，按理亦如此。”复问道：“每年粮船上坝，亦应有限期。”德爷说：“历年大约中秋以前，全粮船俱交纳已完。八月十五日后粮船要净；如若不净，应

该参革有罪。今年天旱水浅，重船难行，故来得迟慢。”施公眼望总兵说：“中秋节后，我要进京。”总兵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说话之间，门上人前来跪倒说：“禀明老爷，今有苏杭粮船来到关上。”施公摆手。再说施公回至公堂坐下，叫内侍传出话去。余者官员各自回衙理事。众官闻言，各自散去。只见人来回话，说：“外面有两个姓李的求见。”施公就知是白马、公然来到。不由满心欢喜，便唤参将关太出门迎接。关太来到门前，瞧见李昆同七侯笑嘻嘻急趋了数步，携手进了大门，直到上房。二人见施公倒身下拜。施公忙起身拉起二人，带笑开言说：“二位将士，何必行此大礼？快看座。”二人告罪坐下。李公然茶罢，曲背开言说：“苏杭船前日虽在店中商议，今至临期，仍请大人示下，我们方才放心。”施公说：“苏州帮请的神弹子，杭州是白马七侯。不知二位见过船家没有？”二人道：“见过了，是约定五月十三日，要争胜败。”施公说：“二位的聘礼，必是十三日以前交代，交代之时节，便收下寄放在别处。到了临期，二位各站一船。待本院亲去验船，派下两个虚与二位交战；再派两个在两位身后拿人。拿住蒋顺、侯练，那些从犯自然懈怠，不思逞强。单等两帮平定，那时本院再定漕规，谁先谁后，永不许争。”即吩咐说：“快来摆酒席伺候。”应役人答应下去，须臾之间，杯盘满桌，酒饭齐备。施公说道：“今日算是个家宴，黄副将、关参将，郭、王两员守备，计全，何路通二位壮士，俱各前来陪二位李壮士，大家痛饮一番，勿得推辞。”众人闻听一齐告座。施公居中，众人挨次坐下，欢呼畅饮。施公陪着笑，毫无骄奢，恰如同僚一般。是可见：大将用谋不在勇，贤臣折节不轻骄。

且说这一群勇猛之人，个个虎饮狼餐，心中叹服，一齐哈哈大笑，直吃到天交二鼓。李昆和七侯二人告辞，说罢辞出，往外就走。施老爷令天霸等人一齐送出大门。二人自去不表。再说天霸等人，仍回上房用茶。施老爷开言说：“这神弹子所言，你等须得酌量万全之策才好。不然，我就要多调官兵，以防不测。”不知计全商议何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